

去年冬季开始,母亲的老
年痴呆症似乎越来越严重。前
几天,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
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她感冒
发低烧,她都不知道,甚至连
说话都不会了。问她怎么回
事,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母亲的饭量相对也在减少,每到吃饭
的时候,她能吃多少,谁也不知道。父亲怕
母亲吃撑,就让大妹一点一点喂她,一天
三顿饭都是这样过来的。近些日子一降
温,零下十七八度,即使家里有暖气,整个
房间的温度依然有点低, 不是太暖和,母
亲都已是八十五岁的人了, 御寒能力极
弱,所以就连大小便都失禁了。她自己什
么时候小便或大便都不知道,大妹只好给
她用上婴儿常用的尿不湿,然后隔几个小
时,就把她扶到卫生间去坐一会儿。母亲
辛辛苦苦一辈子, 到老了又遭受这么大
罪,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半夜
都能醒来几回。母亲年龄大了,也该享享
清福了,不料却患上老年痴呆症,这让我
心里挺难受。

当我匆匆赶回家时,一推开门,母亲
见我进来,先是惊讶了一会儿,随后脱口
问道:“你是谁啊? 怎么来俺家了?”

我哈哈一笑,便给母亲解释说:“我不
是外人,我是您的大儿子啊!”

母亲非常高兴,笑着说道:“原来是大
儿子回来了!”可她转过身去,仅仅一小会
儿,又转过身来问道:“你是谁啊? 怎么来
俺家了?”听罢,我心里一沉,一时不知怎
么说才好。

父亲告诉我,母亲前些年痴呆症较轻
些,还能吃能睡,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近
些日子病情越来越严重,她身边已经离不
开人了。

父亲说罢,沉默一会儿,就又跟我说
道,你有的时候的时候,就常回家看看,陪你

痴呆的母亲

○ 田万里

一般人手术后,麻醉剂的劲儿一
过,几乎都会疼痛难忍、
彻夜难眠,可我母亲却什
么感觉也没有,她连生命中
的疼痛都已经忘记,可见
母亲的性格是多么坚
强、胸怀是多么坦
荡。

母亲说说话、聊聊天。你母亲一看到自己的
大儿子,她心里可高兴了,尽管她已表
达不出什么来。

是的, 自从母亲患上老年痴呆症以
来,家里人天天都在为她操心,特别是
家里的门是常关着的,因为母亲不能见
开门,一见开门她就想出去走走。前前
后后,母亲已经把自己走丢过不知多少
次了,她连家在哪儿都想不起来,就更
别谈能找到家了。家里人担心、害怕,有
时整夜都在找她。幸亏当时母亲病情还
不算太严重, 在她意识到自己迷路以
后,干脆就坐在柏油路边等家人找她,就
这样,也是要到天快明的时候,家里人才能
找到她。

在她走失的过程中,我们已报警好多
次。所以,当母亲心烦的时候,每一次外出
散步,不是父亲陪着她,就是大妹陪着她。
由于工作原因, 我常常不在母亲身边,偶

Martel)只是轻轻鼓励
她:“遇到任何困难,只
需搜集它们,下次见面
时向我提问。”她第
一次意识到“不必靠自己
一个人解决所有问
题”,由此变得更有耐
心、不再那么紧张,变
得自信和松弛。王虹在建筑领域尝试半年
后回来继续做数学, 不是被劝回来的,而
是那种“你拐弯多久都没人催你”的学术
氛围,让她自然而然回归的。

2014 年,王虹进 MIT,跟古斯读博。这

尔回家,当然就会陪母亲聊
聊天、说说话。我想多陪母亲
一会儿, 尽量减少心中的愧
疚之情。

在外人看来,我是陪母
亲说话聊天呢, 其实母亲说
话根本就没有思维, 东一句
西一句,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
含糊不清,我们就像听天书似的。她常说
的一句话就是:“你姥姥呢? 你姥姥去哪
儿了? 她怎么不来家看看,我得回老家去
看看你姥姥!”这是我母亲最爱唠叨的一
些话,其实我姥姥 20 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2019 年 9 月,我与著名词作家、《乌
苏里船歌》词作者胡小石先生在黑龙江建
三江农场采风时,聊起此事,胡小石夫人告
诉我说:“因为你母亲的生命是你姥姥给
的,这是她生命的出处,所以,她的脑子再
糊涂,心里却是清亮的,这是人的本能!”
在我看来, 母亲这些天书一般的唠唠叨
叨,却是人间最美的声音、最暖的话语、最
深的母爱、最真的情感。

有时,我们一不小心,母亲出门就上
到四楼了,或者一转眼的工夫,母亲就不
见了。家里人以为她又走丢了,就在社区
附近来回寻找。直到有人告诉父亲,母亲
正在别人家说话呢,我这才放下心来。

记得母亲一次在下楼的时候,她忘记
一步一级台阶下楼,忽然一步就跨过去两
级台阶,她的腿一软,就蹲坐在台阶上,导
致大腿股骨颈骨折,后来不得不做了股骨
头置换术。

一般人手术后,麻醉剂的劲儿一过,
几乎都会疼痛难忍、彻夜难眠,可我母亲
却什么感觉也没有,她连生命中的疼痛都
已经忘记, 可见母亲的性格是多么坚强、
胸怀是多么坦荡。为了她的儿女,母亲忍
受着生命中一切不可承受之重。唉!我揪
着的心何时才能落下来呢?

位美国三院院士、宇宙暴涨理论创始人艾
伦·古斯之子, 育人哲学只有 12 个字:标
准极其严格,氛围极其松弛。她常“挂黑
板”——站在黑板前推导不下去。别的
导师可能打断、抢白、把答案塞过去,古斯
则不,他搬把椅子坐在旁边,微笑着等,等
她把脑子里混乱的、模糊的、不靠谱的念
头全倒出来,再帮她一行行理清。王虹曾
这样形容导师对她的另类指导:“他一听
说我要去玩,就非常高兴,他非常鼓励我
放松休息。”在多数课题组,学生说“我
想歇两天”,会被反问“进度呢”,而古斯
的反应是开心。

我默然点头。
“这幅画妙在它画
的是山水树木,表现的
是人生过程,强调的是
灵魂的净化。”

陈老师的一席话, 让我对国画的理
解,又深了一层。

行至一幅《云壑幽居》前,但见林木蓊
郁、流水潺潺,溪边石上染着淡淡三青,一
架小木桥横卧水上,两位拄杖老人牵手徐
行,似在低声絮语。山峦间薄雾轻笼,山坳
里几只飞鸟隐现,仿佛正鸣声相呼、共沐凉
风。画面温润,虚实得当,令人心旷神怡,不
由得生出走入画中、亲沐山风的念头。

展品中的山水多以秦岭为题,经画家
剪裁取舍,仍不失秦岭雄浑磅礴的气势。
及至一幅幅小品前,更被画面中和谐
的意境所吸引, 观者恍若步入秦岭峪口,
领略奇峰竞秀,聆听泉流叮咚,感受山花
烂漫春意,欣赏层林尽染的秋光。这哪
里是看画,分明是一场秦岭深处的漫游。

我想,我们去看画展,看到的不仅是
画中秦岭的云壑幽居, 也是笔墨问心后,
那一点不肯混沌的干净。

这也许就是看画展的真正意义。

梆梆面

○ 李 娟

之不去的乡愁,藏着人间最朴素温热的
烟火。

人间烟火滋养肉身,戏曲雅韵安顿
心灵。如果说梆梆面承载着汉中的俗世
日常,那么汉调桄桄,便是这片土地的精
神归处。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汉调桄桄渊源深远。明末,关中东
路秦腔辗转传入陕南,融入本土方言乡
音与民间曲调,演化成独树一帜的南路
秦腔。戏台之上,梆子起落,“桄桄”节拍

龙首文苑

2026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三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5

文化藝術報

诗 歌 苑

格桑花（外一首）

○ 子 页

格桑花	卓玛
是太阳种植的花	
雪山守护	
湖泊滋养	
经筒	奶茶飘香的夜
徐徐转动	毡房生下卓玛
和风细雨落入万家	追赶草原放牧羊群
一株又一株风中摇曳	眉眼凝聚雪山峻朗
正是一堆疯长的女娃	酷似阿爸
素面	转动经筒祈求年景
细腰	绣出吉祥白鹤唐卡
长发	巧过阿妈
天赐的野味独有	一部手机
歌喉	叫醒了梦中的卓玛
追赶雅鲁藏布江浪花	那夜
未出阁	新年篝火还未燃尽
先舞一袭月亮轻纱	不见了乖巧的卓玛
格桑花	传说有两个
万朵铺开羞红早霞	一说她和篝火人去了深圳
美丽了天空	一说她救小羊羔掉进冰河
美丽了草原	时间晃晃悠悠辨不清真假
美丽了拉萨	只记得
最美的一朵是阿妈	那夜
	遥远的毡房飘满无声的
	雪花

江淮行吟（外一首）

○ 王志云

简单午餐后,车轮驶向湖区	南塘素描
热风煮着万物	
一支绿豆雪糕抵挡暑气	
	马郢书院的南边
登临巨型土石大坝	有一方水塘
脚步丈量一代人筑坝的	我权且唤它——南塘
过往	
烈日压顶,唯湖风温柔	塘有曲桥、岸柳
远方群山如黛,万顷湖水	水鸟不时出没
安详	半亩水面
静静润泽一方沃土	栽种七孔莲藕
	我常来此地
目光被一只小灰雀牵引	人,水,莲
它静立岸边枯枝	时时相逢
我尚未来得及辨识名号	
它已振翅飞向浩渺烟波	
	夏日临窗闲坐
我也循着来路折返停车场	阴天观雨,晴天习诗
一键挪车,圆满收束一日	落日下午,轻抚一朵莲
闲游	忽然就想起了西洲

“吃面要吃梆梆子,看戏要看桄桄
子。”一句流传于巴山汉水间的民间俗
语,道尽汉中大地独有的生活意趣。一
碗热气腾腾的梆梆面、一曲抑扬顿挫的
汉调桄桄,皆因声响得名。历经岁月淘
洗,食香与戏韵交织,沉淀为刻进汉中
人骨血的文化印记,一边是市井烟火,
一边是风雅文脉,两相辉映,生生不息。

晨光漫过街巷,唤醒汉中清晨的,
是梆梆面那声声质朴的回响。这道跨
越两千余年光阴的风味,溯源可至秦
汉。相传刘邦驻跸汉中之时,军中炊
具简陋,将士便以矛杆擀制面条,矛
杆撞击案板,发出“梆梆”的清脆声
响,梆梆面也伴着这铿锵之声,自军

营走向民间。

斗转星移,昔日军中简食,早已化
作汉中人清晨不可或缺的味道念想,
居于汉中经典面食之列。陕南多阴雨
潮湿,一碗梆梆面恰可驱散湿气,慰藉
脾胃。老面馆里,面团经反复揉饧,擀
制得薄如蝉翼,刀落之处,面条宽窄匀
整。沸水翻滚,面条入锅,煮熟捞起盛
入碗中,淋上秘制酸辣汤底,红油透
亮,撒一把青葱、蒜苗,入口筋道爽滑,
酸辣调和得恰到好处,不燥不烈。擀面
杖叩击案板,依旧是代代延续的“梆梆”
声响,恍若穿越秦汉,旧时光景就在烟
火氤氲间徐徐重现。于本地人而言,这
一碗面,开启寻常日子,是味蕾之上挥

铿锵流淌,剧种便以此声定名。

它既有秦腔的慷慨高亢,又浸染
巴山汉水的温润婉转。生旦净丑轮番
登台,唱念做打之间,梆子声声贯穿始
终,将世间悲欢、古今轶事娓娓铺展。
乡野戏楼之下,老人们搬来板凳围坐,
循着熟悉的唱腔轻轻应和,沉醉其中。
一出代代传续的老戏,浸润着陕南
风土人情,没有华丽繁冗的修饰,却拥
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岁岁年年滋养着
一方百姓的精神家园。

一食养烟火,一戏润心神。梆梆面
与汉调桄桄,两个源自声响的文化符
号,在汉水之畔相伴相生。“梆梆”是市
井炊火,是柴米油盐的踏实安稳;“桄

桄”是戏台余音,是千年文脉的悠悠回
响。一碗面暖胃,一曲戏暖心,烟火滋
味与戏曲风雅相融,描摹出汉中独有
的生活画卷,既是当地人朝夕相伴的
日常,也是远道而来的访客读懂汉中
文化的窗口。

汉水奔流不息,文脉绵延不绝。街
头巷尾,梆梆面的酸辣香气从未消散;
坊肆戏场,汉调桄桄的唱腔依旧流转。
一食一戏,两声和鸣,封存着这片土地
的过往,镌刻着地域独有的文化基因,
化作汉中人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赴
汉中,食一碗梆梆面,听一场桄桄戏,
便可触摸到这片土地的温润与厚重,
沉醉于烟火共风雅的独特韵味之中。